

THE STORY OF PESTILENCES

瘟疫的故事

(美) 霍华德·马凯尔 (Howard Michael) 著

罗尘 译

一部瘟疫改变人类命运和历史进程的悲惨史话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瘟疫的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瘟疫的故事：精美图文本 / [美] 霍华德·马凯尔著；罗尘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6

ISBN 7-80681-213-X

I. 瘟… II. ①霍…②罗… III. 瘟疫-医学史-世界 IV. R51-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0519号

瘟疫的故事

[美] 霍华德·马凯尔 / 著

罗尘 / 译

责任编辑：汝江

封面设计：子健

版式设计：吴杏园

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社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邮编：200020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瑞宝画中画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03年6月北京第1版

印次：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68毫米 1/20

印张：12

字数：20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80681-213-X/K·050

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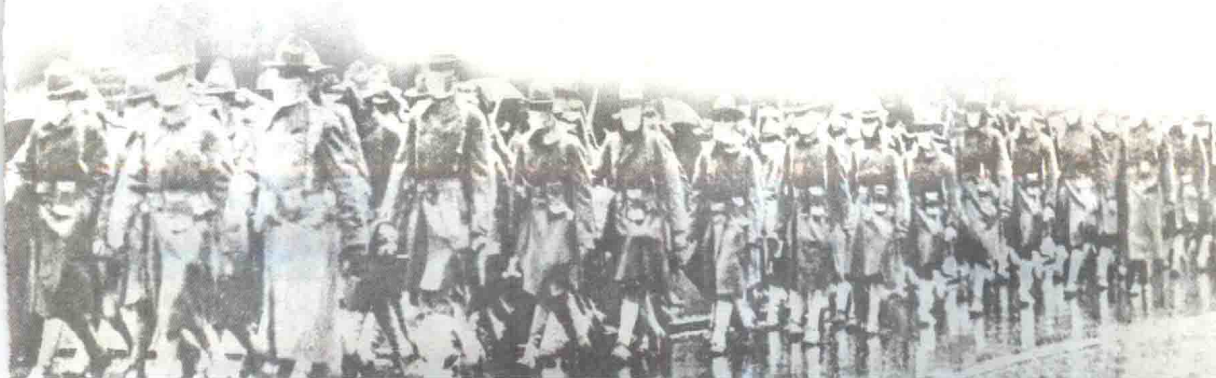
如有质量问题，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瘟疫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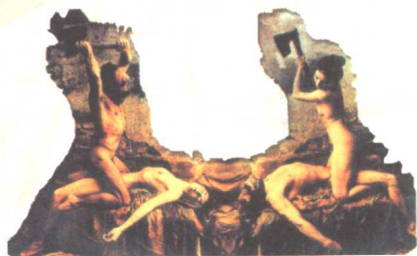
瘟疫改变人类命运和历史进程的悲惨史话

〈美〉霍华德·马凯尔著



目录

瘟疫的故事



第一章	人类瘟疫的起源与惩罚	7
第二章	瘟疫终结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	21
第三章	黑死病横扫欧罗巴大陆	33
第四章	神秘热病及伦敦大瘟疫	52
第五章	恐惧中的隔离与绝望中的治疗	62
第六章	殖民时期的交互屠杀	72
第七章	肆虐全球的恒河大霍乱	90



第八章	黑死病复辟与多种瘟疫间歇爆发	102
第九章	大流感在一九一八	116
第十章	对病毒的发现与抗争	125
第十一章	走出非洲的各种病毒	138
第十二章	“千年瘟疫”艾滋病	159
第十三章	人们已经把瘟疫当武器	176
第十四章	环境正在严厉地惩罚人类	192
第十五章	瘟疫与人类生活和艺术	205
第十六章	良好的愿望未必带来期望的结果	219
附 录	SARS:拯救和启示	231



remember it

特蕾莎修女的默想祷文

一颗纯洁的心，很容易看到基督

在饥饿的人中

在赤身露体的人中

在无家可归的人中

在寂寞的人中

在没有人要的人中

在没有人爱的人中

在麻疯病人中

在酗酒的人中

在躺在街上的乞丐中

穷人饿了

不仅只希望有一块面包

更希望有人爱他

穷人赤身露体


不仅希望有人给他一块布

更希望有人能给他应有的尊严

穷人病了

不仅希望有一间小屋可以栖身

而且也希望再也没有人遗弃他忘了他对他漠不关心




后现代艺术作品，装置、行为和摄影的混合表现形式，充分表达了生命的脆弱性。人、蛇和兔象征的生命体系，即使置身于卫生条件极佳的空间里，仍然不得不与像鸡蛋一样排列有序的病毒相处。这是自然安排的宿命，是新形式的食物链，人是最脆弱的终端承受者，无论物质和科技发达到何种程度都是如此。

第一章

人类瘟疫的起源与惩罚

■ 起源



人们可以在宗教上相信人类的精神与神灵存在某种秘密的联系，并倾向于确立人在生物圈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基督徒认为上帝用粘土创造了亚当；佛教徒把人类的存在和繁衍归结为无穷的精神轮回；其他宗教把人看作是神的神奇造物，等等——但事实上，无论人们信奉怎样的理念，精神之外的身体



人和自然最诗意的相处只能存在于艺术作品中，人和自然的关系被神秘的气氛所笼罩。然而，生物间的残杀也是真实的，瘟疫就是最小的病毒生命体对人类和动物的集体绞杀。

人类看待自然的眼光是如此原始，远没学会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方法，某些沉睡了1万年的病毒，都可能被当今人类的能力唤醒。



却只能与物质的细胞和病毒相伴。数百万年的进化使人类拥有了非凡的技艺，但人们仍然无法摆脱外在物质世界对身体的侵蚀，随时都在与无穷种类和数量的细菌或病毒进行抗争，以维持生命的有限存在。假如某种细菌或病毒攻击了某一个活着的躯体，并使这个躯体承担生命受损的病苦，这就是个体疾病。这样的现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办公室打一个喷嚏，或在驾车时忍受发烧——这样的疾病人们通常都能承受，当然，也有很多人因为个体疾病而死去，或在某些细小的症状下发生意外。然而，当某些残忍而狡猾的细菌或病毒攻击人类后，却可以将疾病演化为一场群体性的伤害和死亡，并在很大的范围内蔓延开来，这样，个体疾病就变成了令人恐惧的瘟疫。

自有生命体以来，生物间的相互屠杀就从未间断过，瘟疫就是细小的病毒对动物或人类的集体屠杀，

科学家已经在距今9000万年的鸟类化石中找到了传染病的证据。从人类刀耕火种以来，瘟疫始终卧于文明之床的榻侧，并随时随地突然苏醒过来，将其剧烈的繁衍活动侵入到人类的躯体中，从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一轮又一轮的灾难。约在1万年前，游牧民族开始定居下来并驯服一些动物：猪、马、牛、羊，这些动物为人类带来了新的病毒；农业的发展和人类的活动开始产生新的群体性疾病；耕作、迁徙和战争等活动，又将土地和森林中的病毒引向了人类生活圈，为瘟疫的起源打下基础。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肺结核所形成的瘟疫已经在北非和欧洲十分流行，而最早记载大规模瘟疫发生的，则是4000多年前

约6000年前的头骨显示，肺结核已是当时的主要疾病。



这张羊皮画是苏美尔人征服两河流域的农耕方式的证明，当人类有能力群聚在一起大规模改造自然时，最大的敌人就只有疾病和衰老了。



的尼罗河岸边的埃伯斯纸草书，里面对一场可怕的瘟疫有着十分详尽的细节描述。因此，我们就瘟疫起源惟一可说的就是：**瘟疫，就是病菌在与人类躯体一同进化的过程中，随时可能对人类进行集体屠杀而形成的可怕灾难。**

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无法改变这一状况。繁茂的热带雨林中藏有大量的病毒，人们生活方式以及自然环境的改变使它们奔涌而出。飞机旅行、砍伐森林和全球变暖，正使新病毒突然间横在了人类的道路上。那些地理上的屏障——海洋、山脉、遥远的距离，这些因素曾经阻止过疾病的传播，为人类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生活区域，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人能在半天的时间里不与他人交往。为了加快全球化进程的脚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外开放了，这一现象在20世纪中叶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今天面临的状况不但没有任何改变，反而在不断地加剧——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延续着瘟疫的起源过程，并且已经使病毒进入其演化的黄金时期。

■ 惊人的死亡数字

**1347年
至1349年间埃及
和叙利亚损失
了大约1/3的人
口，直到20世
纪中叶，埃及的
灾难仍在循环发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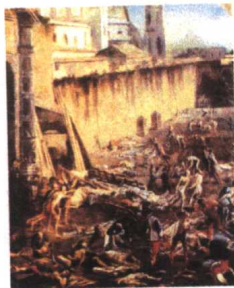
瘟疫屠杀人类的数目是惊人的，它超过了其他一切灾难的总和。在中世纪以前，这些数目是无法确知的，但仅在1351年黑死病消退时，已有大约3000万欧洲人死亡，1/4到1/3的人被消灭。据估计，这时期伦敦原有的6万居民损失了35000人，而在莫斯科以南的斯摩棱斯克，仅幸存了5人。

最可怕的是人们死亡的速度。在中世纪黑死病时期的巴黎，每天有800人死去，维也纳是600人，而法兰西的吉弗里每天死亡1500人。在欧洲的主要大城市中，惟有米兰幸免于难。在南地中海和黎凡特，死亡人数相近：编年史家报告说，

1347年至1349年间埃及和叙利亚损失了大约1/3的人口，直到20世纪中叶，埃及的灾难仍在循环发生。往东，它蹂躏了中国，仅在1353~1354年一年间，就毁掉了中国几百万的人口。

在人类历史上，黑死病、霍乱、天花等瘟疫都留下了惊人的死亡数字。据估计，人类文明史上所有死于瘟疫的人口至少占到总人口的20%，而新型的瘟疫——如艾滋病，也在加剧这一数目的增长。

1986年，伦敦中性医院的安妮·约翰逊医生和迈克尔·阿德勒医生在分析得出数据后预言，到1992年，英



霍乱将众多尸体抛在大街上，处理这些尸体是对人类情感的巨大考验。



死神从空中呼啸而过，人类成了病毒滋生、变化和扩散的基地。想完全消灭一种病毒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瘟疫对人类来说根本不是新事物，病毒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始终，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巨大阴影。

国将有3万人被HTV感染，累计死亡人数为9千人。而事实上，1986年至1992年间统计的新感染HTV的总人数为14119人，而到1995年底为止，也“只有”7346人死于艾滋病。

1986年6月，美国卫生部曾经预测，5年内美国每年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将以10倍的速度增长，而当年实际死亡数目为12000人，到了1991年，也就是5年后，死亡数目上升为36242人。同时，这种计算还显然存在问题——也许一部分的原因是1986年艾滋病死亡人数几乎是1985年的两倍，而艾滋病发病人数从1982年到1985年则逐年翻番，例如，从1985年至1986年，该数字从11843人跃升为19149人。另一方面，这些预测没有考虑到公众教育的效果，以及疾病在高风险人群中的自我限定性。同性恋社区的人有时也会勇敢地劝说他们的同伴小心病毒的威胁。这些因素都使艾滋病发病和死亡率没有达到预测的高度。教育努力已取得一定的成功。在1996年12月《时代》杂志对美国成年人所做的调查中，已有90%的人同意“艾滋病是每个人都需要忧虑的事情”。1992年至1996年间，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HTV和艾滋病感染率分别以13%和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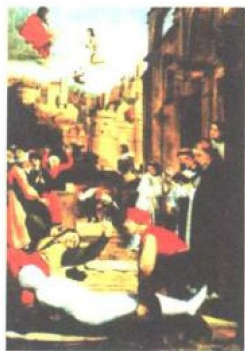
的比率下降，而在欧洲只增长了2%。在美国，1996年内新的HTV感染绝大部分（83%）来自同性恋和静脉注射的吸毒者。

预测疾病扩散和统计瘟疫死亡数字，最困难的一个方面是了解它们曾使哪些人死亡、哪些人活下来，以及为什么。

在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在同性恋者中间野火一般蔓延，因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免疫系统已被连续的性传播疾病所损坏，而抗生素疗法又使事态更加恶化。由于相似的原因，艾滋病也可能在今日的中非和南亚肆虐起来。这些地区的人不断地遭受有害菌、病毒和寄生虫的侵扰，而那里没有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限度的食物标准，清洁的饮水也十分稀少或者根本没有——人们的身体都已到达可以承受的边缘——这种状况实际上也符合人类史上所有的瘟疫。

■ 麻风与天花 两种与文明相伴的最古老瘟疫

古罗马人将麻风称为“Zarrath”，《圣经》中称为“Lepra”，后者是现在已经通行的名称。此病在世界上流行的历史十分悠久，传播广泛，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步，五大洲的各国、各地区都有麻风病人存在。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0年统计，当今全球约有1150万麻风病人，已登记数为530万，其中1/4以上有畸残，而在他们当中，98%以上的病人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的贫困地区。另据估计，还有10亿人口居住在麻风患病率高于1%的流行区里，因此，麻风至今



教堂壁画作品。描绘了1352年的瘟疫，感染者被裹得严严实实，向神求助。

约莫记述说，在埃及第四代法老的王宫遗址内发现的陶罐上，有类似瘰癧麻风「獅面」的刻绘，该时期相当于公元前1411~前1314年。



古埃及人向胡狼和丹麟鹭求助，希望这些陪伴奥里西斯的神物能够消灭瘟疫。

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医学和社会问题。

在公元前2400年的埃及纸草书中，“set”一词可能就是指麻风。公元前1350年，由苏丹及达法来的黑人奴隶中已有麻风病人，而到了雷姆赛斯二世时，麻风病已经开始流行。约莫记述说，在埃及第四代法老的王宫遗址内发现的陶罐上，有类似瘰癧麻风“獅面”的刻绘，经考证陶罐的年代确认，该时期相当于公元前1411~前1314年。

根据穆尔等学者的记述，在公元前1400年时的梵文典籍《吠陀》中，“Kushtha”一词也是指麻风，印度学者据此认为麻风在印度流行至少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达门德拉虽然也提及了此项记载，但他认为在公元前600年的《Sushruta Samhita》中，才有了关于麻风可靠的、写得很好的临床与治疗的记录。

在古巴比伦王国尼微城的亚述巴尼拔皇宫（建于公元前7世纪）



这幅细密画表现的是神职人员对麻风病人指证他们的原罪和上帝的惩罚。当疾病难以治愈时，它会在社会和文化特性方面显示出更深层的暗喻。对疾病的恐惧造成的心理伤害，决不比病毒本身造成的伤害更轻。当神职人员告诉某人染上瘟疫时，他立即就能看见那个人的灵魂在即将被死神带走一般的恐惧。

的遗址中，人们发掘出很多刻有楔形文字的瓦片，上面已有令麻风病人远离城市的法律条文。这说明，在当时亚洲西部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麻风已经十分流行。

中国古代书籍《战国策》引用了殷商时（公元前1066年）箕子漆身以避杀身之祸的史料，这可能是中国有关麻风最早的记录。《论语》中也有“伯牛有子冉伯牛”（公元前544~前477年）的记录。一个叫“伯牛”的人患了“大疾”，据认为这种病就是麻风。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11年）有关麻风的记载大量增多，例如，有一个叫豫让的刺客，就曾经化装成麻风病人对另一个诸侯国的国王行刺。



古代细密画中描绘的天花患者，除了在抑郁的心境中等待死神的降临之外，唯一的心理安慰来自神职人员的祈祷。天花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巨大的情感疤痕，像死神的脚印难以抹去。



除麻风病外，另一种最古老的瘟疫就是天花，其危害人类的历史要比鼠疫等瘟疫久远得多。此病大约在3000多年前起源于印度或埃及。从古埃及法老拉米西斯五世等人的木乃伊上，人们已经可以发现天花留下的疤痕。在纪元前的古代世界，大约60%的人口受到了天花的威胁，1/4的感染者会死亡，大多数幸存者会失明或留下疤痕。幸运的是，天花已被人类彻底消灭，成了第一种、也是至今惟一一种被消灭的瘟疫。

■ 耶稣的预言：你们不能离开耕作的土地

瘟疫给人类造成的恐怖，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其归于超自然的力量。事实上，在古老的瘟疫史上，人们无一例外地到宗教中寻求神明的庇护，因为除此之外，人们已经无能为力。《圣经》中就有一个人耶稣救赎麻风病人的故事，

它体现了一切宗教共同的精神抚慰模式——人们不能在背叛土地和自私心中寻求到神明的庇护。

在以色列之城撒玛利亚被亚兰军队包围后，撒玛利亚城中逐渐变得凄惨，最终到了煮孩子吃的境地。此时，神的先知以利沙说：“明日这时候，撒玛利亚城会从饥荒中逃脱出来的。”国王却认为，怎能会有那样的事情呢？就这样藐视了以利沙的话语。但是神通过撒玛利亚城外的四个麻风病人应验了那话语。原来，**麻风病人不能在城里生活，他们住在城外山沟里，吃城中装在筐里坠下来的食物。**撒玛利亚城里的人已到了要饿死的处境，给麻风病人的食物早就断绝了。对于一直依靠撒玛利亚城生活过来的麻风病人来说，城市再不是希望之城了，他们所依靠所盼望的都断绝了。“我们去亚兰军队吧，那里是一次也没有去过的地方，而这里是令人惧怕的地方，离开这座城，向着那地方去吧。”那里有粮食在等待他们。

“他们若留我们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反正，在这里也是死……”四个患有麻风病的人，带着那样的心情向亚兰军队走去。他们的腿已经烂得不完整，所以，他们一瘸一拐地往前走着，有时倒下去，随后又站起来互相搀扶着向亚兰人的军营继续走去。在他们的脚步上，神做了惊人的工作，把麻风病人的脚步声变为大军的声音，使亚兰军队觉得很多军队在向自己靠近，因此，亚兰军队吓得魂飞魄散，只顾四处逃命。四个麻风病人到亚兰军营里一看，不见一人，只有堆积如山的粮食和金银财宝，一旦藏起来，子子孙孙都够用了，他们吃饱之后，就想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种植方式和地点不断地变化，人类不断地挺进荒山野林，这使人类接触到了以前难以遭遇的病毒，那些被自然隔离在丛林深处的恶魔将被人类的破坏力唤醒。





起了城里的人。“我的家属，我的亲戚，都在撒玛利亚城里快要饿死了……”

麻风病人像疯子一样跑进城里，呼喊说亚兰营里一个军人也没有。“没有亚兰军人，你们所惧怕的军队已经消失了。”神派遣4个麻风病人，叫他们见证亚兰军队已经没有的事实，然而撒玛利亚城里没有人相信麻风病人说的话。神在城外为人们预备了丰盛的食物，但人们却只想在城里解决问题，因此，他们只能过着烦闷而困苦的生活，并随时可能承受瘟疫所带来的灾难。

这是一个预言性的宗教故事，它一方面表明，在古代人们的认知中，瘟疫的灾难来源于人的罪行；另一方面，它也对人类的未来作出了预言：背叛土地和自私心，只能使人类得到更多的惩罚。正如历史学家罗依·

波特教授所言，在前工业社会，瘟疫被普遍视为来自外界的非偶然袭击，是某种意味深长的生命事件，关系到承受者的全部存在、精神、道德、生理和生活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人类的早期岁月里，生活是极不安全的，死亡通常在生命的全盛期发动袭击，而拯救永恒的灵魂是最重要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必须细察每种瘟疫背后的警告和含义，总之，它总会倾向于被解释成带有道德和精神的宗教信息，以及被理解为上帝向人类揭示其意愿的主要方式。

神派遣四个麻风病人，叫他们见证亚兰军队已经没有的事实，然而撒玛利亚城里没有人相信麻风病人说的话。神在城外为人们预备了丰盛的食物，但人们却只想在城里解决问题，因此，他们只能过着烦闷而困苦的生活，并随时可能承受瘟疫所带来的灾难。